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十二

序

澹軒康氏詩藁序

予髫髻時已聞澹軒翁詩名而不及識也翁平生悉其精力於詩同時詩人爲之選摘皆拔其尤今可見者淳祐稿耐軒呂開選抄八十七首寶祐稿同郡陳藏一選抄三十六首東樵揭齋丘拾遺八首開慶稿後林李義山選抄三十一首景定藁約山朱渙選抄四十五首蒙泉李濤選抄三十二首大山蕭山則初摘五言一十句七言二十二句全篇一十一續摘五言三十六句七言

一十二句全篇六小山蕭泰來又摘五言一十句七言  
一十四句全篇三各繫之以和章益之以褒辭矩山徐  
經孫雪坡姚勉止庵林實夫芸莊蕭澣冰厓蕭立之亦  
有題句跋語一時聞人相與盛矣哉翁雖已歿而其詩  
光彩爛然至于今不泯子同老請爲選咸淳稿予適未  
暇嗚呼詩祖三百篇學詩者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爲  
切實受用翁有子汲汲揚父之美務表其詩以傳於後  
事父若是非有得於學詩之實者乎父之能詩子之能  
孝俱可傳也翁康氏諱應弼字輔德同老字聖云

周易畧例補釋序

伊川程子易傳未成之時每令學者觀三家易一曰王輔嗣二曰胡翼之三曰王介甫蓋漢儒好以術數談易以義理註易自輔嗣始唐初諸儒作疏義悉廢諸家之註而獨取輔嗣者以此也輔嗣解經之外著畧例二篇其上篇析論彖爻卦象位各一章其下篇先之以五凡終之以十一卦畧總一經之大槩云耳唐邢璣有畧例註令潮陽陳禧爲之補釋多所發明王氏之忠臣邢氏之益友也禧年甚少而篤志於經世武功而從事於文諸侯之子而齒於庶士以共學是其天質之異於人者也

葉氏瞽譚序

宋乾道淳熙間一時士學之懿人才之盛幾及嘉祐慶  
歷之際其名實彰彰者既如彼若吾臨川葉英叔先生  
者韜光弗耀觀其所著瞽譚一編讀經讀史評古評今  
識見之高議論之正有非區區文人才士之所敢望丞  
相益國周文忠公之深許之也宜哉當時亦與朱陸二  
子交游去今百有餘歲徃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視世  
之實無所知而剽掠以著書者奚翅相倍蓰也先生之  
孫誼栖栖貧窶汲汲揚其先祖之美資力於人鑿木以  
傳其書仁夫子喜吾邦之有是人又喜斯人之有是孫



也是以志之云耳

王實翁詩序

黃太史必於竒蘇學士必於新荆國丞相必於工此宋詩之所以不能及唐也王實翁爲詩竒不必如谷新不必如坡工不必如半山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充其所到雖唐元白不過如是前永州教授何君周佐評其詩曰興寄閒婉得詩天趣當矣又評其人曰神情曠夷光霽被面噫非此人安得有此詩

息窩志言序

吾兄李季安詩矯矯如雲中龍翩翩如風中鴻其古體

身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三  
仙逸竒怪有翰林玉川之風其近體工緻豪宕有工部  
誠齋之氣其絕句清婉透脫而又有張司業王丞相之  
韻度夫人於是數者或能於此不能於彼今乃兼衆長  
而無不可固曰天才絕異於人而亦有由焉學詣元微  
識超凡近非可徒以詩人目也是以縱橫顛倒無非妙  
用豈紛紛調聲響絢采色者之所可企爾哉息窩安  
樂窩也志言擊壤集也世有知言者乎無名公不同時  
之高第弟子也

續文鑑序

昔東萊呂成公編宋先文鑑新安朱文公讀之猶有非

議其言載於文集語錄可考也今廬陵李文公輯大元  
文鑑其用心之公廣立例之謹密果已如成公所編乎  
其尙審取精擇之哉人也必其人之真能文文也必其  
人之真可傳如是而取焉擇焉母俾不如文公者漫得  
而非之議之則善矣

虞氏三子字辭序

子生而名冠而字字有辭載於古禮經父自爲辭以教  
則猶孔庭道詩禮以命伯魚晉卿書訓戒以示無恤之  
意也辰州路儒學教授虞槃德常字其子宣曰雷且曰  
新豈曰悅而授以辭其言曰雷在地中爲復雷行天下

爲無妄知善而慎守知不善而速改復也知之明養之  
充動斯無妄矣又曰旦者初日新明之時苟能於學如  
夜復明而更新如日方旦而未已則昏可明弱可強又  
曰學以悅於己孝以悅於家忠信以悅於國人斯言也  
至矣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宣也旦也豈也其踐斯言  
乎庶幾如伯魚之克世其學奚翅如無恤之甚習其辭  
而已哉子及先生吾兄也槃猶子也宣旦豈猶孫也是  
以識于其字辭之右方

皮槩字說序

父之愛其子何所不至哉愛之至則期之深仕也期其



位之極於人臣用也期其才之益於人國皮氏子名棨而字維楨棨者公之儀位之高也楨者國之幹才之大也位高足以展其才才大足以勝其任斯無愧於人臣無負於人國矣棨也平江州判官之子南雄路總管之孫也其如所卜期以宏父訓而光祖烈哉

### 朱元善詩序

不能詩者聯篇累牘成句成章而無一字是詩人語然則詩雖小技亦難矣哉金谿朱元善才思俱清遣辭若不經意而字字有似乎詩人雖然吾猶不欲其似也何也詩不似詩非詩也詩而似詩詩也而非我也詩而詩

已難詩而我尤難矣其難蓋不可以強至也學詩如學  
仙時至氣自化元善之於詩似矣此其化也則不見其  
似吾猶將俟其至焉

### 鍾山泉聲序

王翊聖韶以鍾山泉聲號其詩爲之序引者三爲之選  
點者一引者任耳聽於無聲曰錚錚曰洽洽疑若殷師  
之鬪牛石勒之聞金鼓其曰沈沈蓋進於聰者也庶幾  
乎耳病減矣選者任目視於有形采其四句者曰萬室  
機杼夜千村塲圃時山中有癡事秉燭報新詩曰蒼白  
雲邊天上下紫元洞口日方圓三千世界殘碁局百萬

塵身一蛻蟬采其二句者曰不見重來燕空令半捲簾  
曰不知春幾許兩月住江城曰炎涼翻覆手絡繹夜如  
何曰細雨科風裏池亭得此人曰江城昨夜西風急明  
月寒砧千萬家曰衣冠不群俗眼笑山川出色韻士來  
采其一句者曰無言領取青山意曰江湖路燕水雲酬  
殆猶紀昌之視蝨秦越人之視五藏精矣哉非詩人安  
能識詩如此予不敢再爲殷石之耳故且同於紀秦之

目二支爲木四十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  
十人甲子釋義後序

十幹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

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  
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  
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  
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而已後之所謂納音者每支  
五行脩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  
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木  
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爲木而四火四  
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  
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  
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



之所爲也予壯歲過德化縣丞宋先生光父之家見其所撰甲子釋義凡幹支所屬五行及其上所加二字皆以理論雖甚精密而亦不無牽強者予曰納音蓋以數起得木數者木得金數者金得土數則水得水數則火得火數則土也先生布筭筭之而悉合喜曰當改而正之越三十餘年希一與予會于夏氏之館出所改釋義以示下之五行概諸數上之二字析諸理愈明白而愈精密予追思往時先生年幾六十而嗜學不倦舍己不吝如此噫今不可復見矣感慨而識其左方先生工進士業蚤年充貢五試禮部特奏名授官旣仕轉運司文

以貢于禮部者再

春秋備忘序

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修之者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以不能贊一辭雖以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修經之意爲何如也蓋自周轍東王迹息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爲政以霸而間王以夷狄而滑夏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

以俟後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  
書也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  
也然此意也當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況於  
遠者乎然則三傳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澄也常  
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惑焉繼讀公穀見其  
與左氏異者惑滋甚及觀范氏傳序喜其是非之公觀  
先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啖趙纂例辯疑服其取舍  
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  
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比客京華北方  
學者言春秋專門亟稱敬先生鼎臣澄惜其人之亡而

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江西行省政事  
因是獲覩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三十卷明三傳例八卷  
稽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弱冠受讀學之三十年而始  
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藁總數十  
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決  
擇之審至謹至重惴惴然不敢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  
非淺見謾聞所能窺測也叅政屈澄序其端竊惟春秋  
一經自三傳以來諸家異同殆如聚訟今於衆言淆辭  
之中折衷以歸于一是誠有補於後學澄之庸下有志  
於斯者亦得因先生之所同以自信又得因先生之所



異以自考遂不讓而爲之序先生諱鉉易水人今朝叅  
知政事之孫興定四年登進士第三邾城簿改白水令  
值中州多虞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  
提舉學校官舊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爲大寧先生云

鄧夔武詩後序

樂安董直心父予老友也有工於詩者董出也有引于  
前者董筆也讀其引觀其詩未有年如此已有詩如此  
異哉少成者也引曰負才慳鬆造語警拔噫舅之知其  
甥也至矣曰養深見定厚積薄發噫舅之愛其甥也亦  
至矣予欲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爲詩者誰鄧氏夔武

字也

連道士詩序

連學禮家儒而身道故友新喻州儒學教授周君之外  
孫也道家者流爲詩只如此已不多得予欲勉之梯南  
華躋道德異時二經融液志之所至聲之所發皆天仙  
語豈復人世之詩也哉

鄔迪詩序

鄔孟烈之子迪能詩予嘗喜其言少而倜儻俊邁今觀  
其詩尤信太白古風壓卷子美秦蜀紀行如畫若悲來  
乎若笑矣乎非太白詩僞作也若黃四娘家花滿蹊若

南市津頭有船賣雖子美詩漫作也李杜遠矣姑置試  
言吾鄉近事母謂齊人知管晏而已甘泳中夫一生無  
他學精力萃於詩盛年所作縝密絢麗甚精甚工比其  
老也有曰大醉顛倒扶歸來有曰醉倒太極虛空頽人  
多好之而無復道其盛年精工之語中夫不誤人人自  
誤爾廸之倜倘俊邁吾懼其易流於此故舉李之古風  
杜之秦蜀紀行甘之盛年所作以勉

元庵銘後序

色之中正者黃也昷明者赤也質素者白也黧黧者黑  
鹽青也元在青黑之間故遠而不可窺曰元元天是也

深而不可測曰元元淵是也元有茫昧不可知之意而  
老氏之言道曰元道莫尙於易易言深遠言隱曠言幽  
微言神妙不言元也而楊子雲之準易曰元然則易其  
元乎哉宗家子居歛以人生所值幹支配易卦起數論  
禍福憲使盧公處道銘其庵曰元而銘之盧公好爲文  
章於數則未暇學予嘗與之談竟日夕倘及幽微神妙  
欣欣焉樂聽忘倦雖不知數喜數者也然則數其元乎  
哉夫一衍四二衍八三衍十二四衍十六五衍二十夫一而  
七七四十九策之過揲凡萬一千五百二十者易之著  
數也二倍四四倍八八倍十六十六倍三十二五畫加



一而八八六十四卦之再重凡四千九十六者易之卦  
數也一而三而九而二十七而九九八十一復乘之以  
九而七百二十九者楊氏元數也一而十二而三百六  
十而四千三百二十而十二萬九千六百復乘之至三  
而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者邵氏皇極數也若  
夫子壬一亥癸六巳丁二午丙七寅甲三卯乙八酉辛  
四申庚九戌辰戌五丑未巳十天地生成數也子癸配  
坎一午壬配離九卯庚配震三酉丁配兌七戌亥甲配  
乾六未申乙配坤二丑寅丙配艮八辰未辛配巽四者  
九宮納甲數也甲七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

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者五行納音數也是  
皆例之所可推筭之所可求何元之有蓋數器也器匪  
元數跡也跡匪元數粗也粗匪元數匪元也所以數者  
元也雖然元有三深遠不可名此爲元之眞茫昧不可  
詰此爲元之似淺近不可言此爲元之反然乎否主庵  
者曰然

羅堯詩序

豫章羅堯予識之之時年甚少不及與之細論今死矣  
觀其詩文若干篇超然有見不似專學言詞之人天假  
之年學日以充所到詎可量哉其不壽也非先哲所謂

間值之難而數不能長者歎惜也予之中子衮少亦學  
爲詩文亦年二十八而卒衮之父之悲猶予之悲也而  
予之所以重惜之者豈但如其父子之惜而已乎

### 明良大監序

羅垚少而俊敏天才絕出詩文足以動人受知貴戚之  
卿拔之爲屬得八品官年二十八客死京師予友姜肅  
序其初藁又以其所著明良大監示予予嘗誠後生晚  
進勿輕著書垚之著書也大蚤其謝世也亦蚤悲哉相  
業一篇多好語嗚呼使其得年而學不期於速成而期  
於大成何可當也垚字奕高豫章人

金谿傅先生語錄序

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故朱之語錄累百餘卷奚啻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無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身心上切實用功一時精神之感發旨意之懇到如良工斲輪大冶鑄金巧鈔莫可彷彿也而可筆錄乎朱語諄詳而所錄多冗復陸語峻潔而所錄或暗劣此語錄之病也故曰可無陸門高第弟子傅季魯人稱琴山先生其元孫斯正示余語錄一篇所記三十五條其間五條已載陸先生語錄將欲鋟木以傳余謂傳之不足以章世美觀之不足以得



家學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  
以遡陸由陸以遡孟在此而已安用語錄爲哉余雖  
有是言而其履木之意不能已遂爲之題其篇端

大酉山白雲集序

文章一技耳詩又技之小者也技雖小豈易能哉知其  
不易則一字不輕出而世之小有才者率意爲之聯章  
累句在俄頃之間若甚不難雖然可聽而不可觀也可  
觀而不可玩也彼安焉習焉而不愧者何歟不知故也  
昔之能詩者遠矣近年廬陵劉會孟於諸家詩融液貫  
徹評論造極吾鄉甘中夫少而專攻老乃竒絕自成一

家若二君之於詩庶乎其可也永豐會可則每言會孟稱其師王太初詩爲廬陵八邑之冠予固服會孟之識而不及見太初之詩今得其集觀玩竟日不忍釋手盖巧琢工鍊高挹冥搜字字不苟句句不苟寘之唐人詩中當占上品於是益歎會孟之識之不凡而許與之不輕也太初中州太守之孫父兄俱仕意態宜匪寒士比延賞弗逮試藝屢屈爲衣食故客于人之門俠氣猶自若也晚值世變家禍殊劇旣貧且病而詩愈工無如憂患何頗藉西竺空幻之說以自誑然少自歎娛快適之情或時露一一未能盡忘也而卒不得志以死可哀也

夫太初名素來嘗夢遊大酉山下故命其集曰大酉山  
白雲

劉巨川詩序

嗚呼詩不易能也世之事斯技也衆矣或如春華之燁  
燁或如秋樹之替零或如洪河之洶湧或如溺水之底  
滯或如騏驥之馳驟或如蝨蝨之緣延或如禮法進趨  
之士折矩周規或如狂病呌呼之人喻垣上屋或如三  
軍一將之令整肅精明或如一皿百蟲之蠱蠕動雜操  
人之能不能萬不齊也而豈可彊哉淦劉濟巨川才氣  
健格律正琢句鍊辭雖唐宋大詩人殆不是過嗚呼可

謂能也已然則其可李可杜可王可蘇否乎曰可何由而可曰四家未論也先論風騷風之變者騷之續者未論也先論其正風二十五騷二十五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動天地可以齊日月何也蓋有在於辭句之外者李杜王蘇亦莫不然嗚呼巨川其知之矣

曾可則詩序

廬陵曾可則才俊辭麗如健鶻橫空如快馬歷塊如春園桃李如秋汀蓼蘋超逸不群而嫵媚可愛徃年喜其樂府小詞之工今又獲觀其詩問淵源所漸則曰自西山王氏聞湏谿劉氏云廬陵八邑詩莫或出王之右誠



如是也。舐淮南鼎鷄，大可仙。况親經點化者乎。集中古體頗倣昌谷，近體亦有恣態。將壽諸木，欲其長留天地間也。嗚呼！由古及今，詩之所以長留，豈偶然哉。

張氏自適集序

古之文自虞夏商周，更秦歷漢，至後漢而弊氣日卑弱。莫可振起。唐韓柳、宋歐曾、王蘇、七子者，作始復先漢之風。他豈無人，要皆難與七子者並。以文論人，則然也。歐曾、王蘇同時，有若司馬文正公，豈出數子上哉。然讀者不肯釋手，何歟。蓋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辭氣和平，非徒言之爲尙，以人論文，則然也。河

南張仲美名道濟修潔士也小官微祿韜隱遠方垂三十年屢空而不戚身外之物一物不苟取天下之人一人不輕與爲詩爲文一本諸中言言必麗於理世之絢采色調聲響灼灼琅琅以飾於其外者能如是乎故余不以文論其人而以人論其文昔年邂逅清滄間一見相好偕至京師聚處數月嘗序其詩越十有五年仲美由紹興知事黃岡縣尹遷寧州判官以年踰七十告致仕而去共余校文江西獲觀全集每篇三復而嘉歎焉再爲之序而還其藁嗚呼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吾聞諸夫子云

變體張仲美樂府序

風者民俗之謠雅者士大夫之作故風葩而雅正後世  
詩人之詩往往雅體在而風體亡道人情思使聽者悠  
然而感發猶有風人遺意者其惟樂府乎宋諸人所工  
尚矣國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近時涿郡盧處道亦  
有可取河南張仲美年與盧相若而嘗同遊韻度酷似  
之蓋能文能詩而樂府爲尤長然仲美正人也其辭麗  
以則而豈麗以淫者之所可同也哉

唐詩三體家法序

言詩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

而止也於一家之中則有詩法於一詩之中則有句法  
於一句之中則有字法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森  
嚴況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  
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體製自此始散僻事險韻以  
爲富率意放辭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  
矣異時厭弃纖碎力追古製然猶未免陰蹈元和之失  
大篇長什未暇深論而近體三詩法則先壞矣一鳩雙  
燕或者方且謙遜而落木長江得意之句自謂於唐人  
活計得之眩名失實是昧昧者之過耳永嘉嘗有意於  
變體姚賈以上蓋未之思故今所編摭閱誦數百家擇



取三體之精者有詩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太抵皆  
規矩準繩之要言其畧而不及詳者欲夫人體驗自得  
不以言而玩也

春秋編類傳集序

析輪輿蓋軫而求車然後有以識完車之體指棟梁榑  
桷而求室然後有以識全室之功車室非有假於分而  
求其所以爲完車全室不若是其詳不可也朱子子曰  
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  
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

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進賢陳君  
某示予所著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  
廣例論類粲然蓋有得於予朱子之教者也春秋非有  
假分合於人也如是而求之庶幾有以得其全耳夫屬  
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所以合比事所以析不知比事  
是舍輪輿蓋軫而言車離棟梁桷桷而求室也知比事  
而不知屬辭則車與室具亡矧於化工山嶽乎何有陳  
君其有以識是乎夫極其精所以盡其大也不盡其大  
無以得其全體陳君其有以識是矣

儒者以文章爲小技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敢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群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同旣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

畦徑而能追古作者之遺正矣而非易竒矣而非艱明  
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  
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歟余與之交也久今由  
湖廣叅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余遇于江州出示近藁  
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余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  
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  
絕其源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六經補注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爲四術易者占筮之繇  
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



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經焚于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詩若禮徃徃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爲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經學之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自爲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旣精旣當者或未能嚼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當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與者甚鮮也蜀儒黃澤楚望貧而力學徃

年初識之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詩書春秋及周  
官禮記悉欲爲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辨  
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  
見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  
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  
也晚年見此寧不爲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而德  
化縣令王君乃爲鋟梓以傳予歎美之不足因以驗于  
學者蓋於諸經沉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  
之不苟云

事韻擷英序

昔歐陽公蘇老泉王荆國諸人以黷然銷魂惟別而已  
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江蘇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  
而荆國就席擬賦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一曰兩忘我  
與而滿座駭服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  
黃山谷始以用韻竒險爲工蓋其胸中藏萬卷書隨取  
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尙也倘記覽之博不及前  
賢則不能不資於檢閱於是其有詩韻等書然其間往往  
陳腐用之不足起人意江州路教授西蜀張壽翁所編  
事韻擷英削去陳腐之字而皆竒險之韻荆國嘗謂晏  
元獻公用事的切後見其類藁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

書亦不爲無功也壽翁此編可爲賦詩用韻之助其功不既多矣乎置一裘則人人皆用竒險之韻何異於王蘇黃三鉅公也哉

活人書辯序

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歎東漢之文氣復無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卑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論卽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譔之言也晉王叔和重加論次而傳錄者誤以叔和之語參錯其間莫之別白宋朱肱活人書括一本仲



景之論書成之初已有糾彈數十條者承用既久世醫  
執爲傷寒律令夫孰更議其非龍興路儒學教授戴啓  
宗同父讀書餘暇兼訂醫書朱氏百問一一辯正凡悖  
於傷寒論之旨者摘抉靡遺如法吏獄辭隻字必覈可  
謂精也已然予竊有間焉請以吾儒之事揆之由漢以  
來大學中庸混於戴記孟子七篇儕於諸子河南程子  
始提三書與論語並當時止有漢魏諸儒所注舛駁非  
一而程子竟能上接斯道之統至章句集戒或問諸書  
出歷一再傳發揮演繹愈極詳密程學宜有嗣也而授  
受四書之家曾不異於記誦辭章之儒書彌明道彌晦

何哉然則輪扁所以告桓公殆未可視爲莊生之寓言而少之也今同爰於傷寒之書有功大矣不知果能裨益世之醫人乎

脉訣刊誤集解序

醫流鮮讀王氏脉經而偏熟於脉訣脉訣盖庸下人所譔其踈謬也奚怪焉戴同父儒者也而究心於醫書刊脉訣之誤又集古醫經及諸家說爲之解予謂此兒童之謠俚俗之諺何足以辱通人點竄之筆况解書者爲其高深元奧也得不得不借易曉之辭以明難明之義耶今

歌訣淺近世人能知之而反援引高深元奧者爲證明

是以所難明釋所易曉得無類於奏九韶三夏之音以  
聰析楊皇荇之耳乎同父曰此歌誠淺近然醫流僅知  
習此而已竊慮因其書之誤遂以誤人也行而見迷途  
之人其能已於一呼哉予察同父之言蓋仁人用心如  
是而著書其可也

蕭養蒙詩序

性發乎情則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禮義則事事有關  
於世教古之爲詩者如是後之能詩者亦或能然豈徒  
求其聲音采色之似而已哉蕭養蒙年少才老詩清而  
俊知其可以語上矣故以上語焉

省心詮要序

道家者流任永全携書一編至曰省心詮要予觀之可以警悟人心可以扶樹世教藹然君子之言也書無作者姓名遡其所自謂和靖處士林逋君復之書也處士當宋盛世皎然肥遁祿利不怵于中其在逸民卓行之科乎今人不過誦其詩語之清而已昔范文正公造廬而贈以詩有風俗因君厚之句及其終也猶以遺藁無封禪書自喜矣異時身聞東封之事天書矯誣雖堂堂名儒不免阿徇蓋弗之取而難於言微寓其意於臨絕之音奚但以司馬長卿爲耻哉行如此識如此言之可



傳也固宜然予未能必其果出於林也以其書之有益而能尊之信之以垂世淑人者誠可尙乃爲識其篇端永全昇人也字元靜少學於儒是以能然

清江黃母慶壽詩卷序

清江鎮黃伯原母年七十八舉觴壽其親遠近見聞其事者咸作詩以頌夫人子孰不喜其親之壽然七十之年世所常有年高而多男男多而又賢世所難得也魯論述周有八士說者以爲記善人之多夫才子八人在昔有八凱矣有八元矣記者獨注意於八士何哉蓋八凱同出高陽氏八元同出高辛氏而各有父母非一人

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所生也八士則一母而八子是爲可貴耳舊友蔡仁傑  
示予黃母慶壽詩卷予固喜其多年壽而尤喜其多賢  
子遂爲題其卷端亦魯論記八士之意云雖然七十而  
八十八十而九十九十而期頤母之壽益高子之賢益  
進乃可謂之無忝所生

書傳輯錄纂註後序

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不無  
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  
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  
邪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它篇文義

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踈脫師說甚明而不  
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與抑草藁粗成而  
未及修改與金滕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旣述於自擇  
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  
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  
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內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召洛  
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  
殆非蔡氏之手筆也鄱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  
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于蔡氏各條之左名  
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

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蓋  
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  
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爲  
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伯多士篇卽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  
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  
士爲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  
鄭爲然也畧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  
於此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徃徃不能  
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



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真卿來遊京師出父  
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蔽於是爲  
識其卷末

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後序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治天下不可以無法也法  
者政之在方策傳之於後世爲成憲爲舊章者也古聖  
人治天下之法商以前弗可考已經制大備於周而惟  
周官六典猶可見六者又亡其一五者雖存特其大綱  
耳當時必別有細目而不傳於今也姑以春官秋官言  
之禮典必有三百之經刑典自有三千之屬況典禮威

儀纖悉乎三百經之外上下比罪貫穿乎三千屬之中其浩博爲何如哉禮經三百僅有儀禮十七篇內之十四禮刑屬三千已無其書律十二篇蓋其遺法自秦以來官府之所遵守吏師之所授受而各代頗有釐革者也李唐增修視前加密柴周續纂比舊尤精所因據古律正文所損所益或附勅令格式勅者時君之所裁處令者官府之所流布格式者各代之所造設也與律相參歸于允當宋建隆間命官重校號稱詳定刑統而云周顯德律令後不行夫不行者謂不行於周顯德所纂之本非謂不行歷代相承古律之文也皇元世祖皇帝

既一天下亦如宋初之不行周律俱有旨金太和律休  
用然因此遂并古律俱廢中朝大官懇懇開陳而未足  
以回天聽聖意蓋欲因時制宜自我作古也仁宗皇帝  
克繩祖武爰命廷臣類集累朝條畫體例爲一書其綱  
有三一制詔二條格三斷例延祐三年夏書成英宗皇  
帝善繼善述申命兵府憲臺暨文臣一同審訂名其書  
爲大元通制頒降于天下古律雖廢不用如此書爲皇  
元一代之新律矣以古律合新書文辭各異意義多同  
其於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何也制詔條  
格猶昔之勅令格式也斷例之目曰衛禁曰職制曰戶

婚曰廐庫曰擅輿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  
亡曰斷獄一循古律篇題之次第而類輯古律之必當  
從雖欲違之而莫能違也豈非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  
實不廢乎宋儒謂律是八分書而士之讀律者亦鮮吾  
郡張紹漸漬儒術練習法律爲律吏師通制未成書之  
時編錄詔條及省部議擬通行之例隨所掌分隸六部  
題曰大元條例綱目枚莖朗例采拾該徧由初逮今垂  
四十載功力勤甚紹已自叙于前而予嘉其可以輔通  
制之書故又爲之後叙予以推尊而符古律志於究律  
學者其尙慨想於斯焉



養晦詩序

何養晦儒家子清介朴愿無世俗不正之好可與遊乎  
方之內其詩亦潔淡明整非漫作者噫未易多得也然  
少孤且貧寄跡老子法中不肯如其同類之混混於垢  
穢志在遊乎方外故以天遊名其詩可尙矣哉噫未易  
淺期也遊有三有蘇相國之遊有司馬太史之遊有南  
華真人三閭大夫之遊相國之遊欲界之遊也太史之  
遊色界之遊也超乎無色者其惟南華真人乎南華之  
遊眞遊也三閭知之言之而已請問所安

顏子序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備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內十篇爲曾子書又稗子思所言爲子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思子而顏子無書也蓋顏子雖孔門第一人然旣不得年又不授徒故其言無所記錄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悅又謂語之而不惰由是觀之夫子平日與顏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傳惜哉論語中顏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言而顏子答者二顏子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

美追憶之辭耳河北文安李鵬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  
曾子子思二書例而爲顏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大傳  
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同其用意則  
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朴厚端謹固具可至顏子之資  
因書之言學顏之學必也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  
爲之事有所不爲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自可馴致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  
者夫如是其於顏子也直可晞其人非但輯其書而已  
予將有俟焉

周聖任詩序

豐城周聖任客于皮南雄之門其議論精悍其辭章俊  
拔予數與語而嘉其能今其子稔其父之文爲一帙而  
南雄之子平江判官潛持以示予予讀其文如見其人  
而嘆聖任之不可復作也書此而還藁

蕭獨清詩序

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屈子離騷九歌九章遠遊等  
作可追十五國風何哉蓋其蟬蛻污濁之中浮游塵埃  
之外儼然不滓於楚俗爲獨清故也陳拾遺感寓三十  
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爲唐詩人第一李翰林  
仙風道骨神遊八極其詩清新俊逸繼拾遺而勃興未



能或之先者非以其清歟朱子論作詩亦欲淨洗腸胃  
間葷血腥羶而漱芳潤故曰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  
道家者流物外之倏然獨清者也今世道流其濁穢乃  
或甚於凡庶而萬安道士蕭獨清不然觀其詩瑩瑩如  
冬水瀼瀼如秋露湛湛如石井之泉泠泠如松林之風  
豈意道流中之有是詩也又豈意道流中之有是人也  
噫不有是人何以有是詩哉故曰詩也者乾坤清氣所  
成也雖然獨清將爲詩人乎抑爲道士乎因詩悟道因  
道成詩階有名之清躋無爲之清至是則詩其天矣乎  
若今之詩清則清矣而猶未離乎人也獨清名復清云

州縣提綱序

天子以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徧也於是命州縣之官分土而治其民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擇人或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徃徃惟利已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辜斯民而使此輩魚肉之也吾鄉姜曼卿隸事仕于閩忍貧自潔遇事必究底蘊惻然惟恐傷於民前修所編州縣提綱一書手之不置蓋與其意無一不合故也章貢黎志遠復爲斲木以廣其傳嗚呼州縣親民之官人人能遵是書而行之民其庶幾乎曼卿之持身固謹而志遠之用心亦仁矣安得如此

持身如此用心者布滿天下州縣哉

黃定子易說序

易之道廣大悉備學者各以其所見爲說然亦各有義焉蓋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也以理言易者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程子而極以象言易者虞仲翔朱子發近世有丁有范博極諸家兼總衆說搜括無遺矣然或失之鑿或失之泛俱未得爲至當也夫易之取象或以三畫正體或以三畫互體或四畫爲一體或五畫爲一體或以六畫全體或以六畫復體卦變則剛柔相易一往一來者也爻變則一畫變與五畫變而一畫不變者也

惟旁通飛伏之說不可取爾友人黃定子委安之用功於易也有年專以一畫變一畫不變者起義蓋與春秋左氏傳沙隨程氏說及朱子啓蒙三十二畧皆有合也而淺識或莫曉其所以然予嘉其用意之勤取義之密故書篇首以曉觀者俾知其說之未可輕視也非特喜其同已而已

陸宣公奏議增註序

三代以後人臣論事未有能如陸宣公者蓋其學正其識精其氣和其辭達故其所論深切著明如此雖以德宗之疆慢自任猜忌多疑然覽所奏未嘗不心服也夫



以眉山蘇氏文章之敏妙新安朱氏義理之精微至於  
奏篇必效其體豈非百世人臣告君之楷式乎廬陵鍾  
士益博綜群書喜讀奏議各疏事跡始末於每篇之下  
其所援據亦皆附載繼之以諸儒之評廣之以一已之  
說因卽氏舊註而加詳焉凡公之言或用於當時或驗  
於他日莫不了然易見其可謂有功於前訓有補於後  
賢者矣

李學正小草序

袁州路儒學正李長翁者昔年從予學其姿穎然特異  
教諭石城金谿二邑綽有聲譽觀其文不苟作韻語儻

語皆工得如斯人百輩布滿州縣學宮文事其興乎雖然又有進乎此者譬之木然文猶枝柯葩華也明經以培其本修行以美其實文乎文乎非但末技虛言而已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一終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二

序

周易本說序

易者天地鬼神之奧而五經之原也夫豈易寃哉古魏齊履謙伯恒父篤學窮經其志苦其思深其於易也悉去諸儒支蔓之說而存其本著本說四卷其辭簡其法嚴能以一字一句該卦爻之義余讀之而有取焉於乾之乾而曰上乾名下卦名於坤之黃裳而曰不外事無上侵於蹇之來反來連而曰反二連三於解之負且乘而曰負四乘二以悔亡爲功能掩過以無悔爲功過俱

亡此其訓釋之善者也於屯之二曰辭之遜所以見履  
之危期之遠于以明守之堅於訟之三曰食舊德則人  
莫與爭能從王事無成則人莫與爭功於遯之三與上  
曰係者情牽于私而功業非所勉肥者宏博自大而職  
事非所屑此其文義之暢者也無妄之妄謂史記作望  
意尤明白則同乎先儒而擇之精坎三來之謂之爲語  
辭而不訓徃復豕來復謂一陽始生于冬至之後而謂  
十月微陽已生者不然則異乎先儒而語之當姑舉其  
槩如此他未暇徧舉嗚呼伯恒其知易教之以繫靜精  
微爲貴與然其嚴簡太甚也觀者鮮或細玩而詳窺茲



蓋未易與寡見謏聞議也或曰齊氏之說與子之說易  
不盡同也余曰然彼之與余同者余固服其簡且嚴矣  
其不與余同者敢是已之是而必人之同乎已哉亦將  
因其不同而致思焉則其同也其不同也皆我師也伯  
恒學孤特行清介所守確乎不移余嘗與爲僚友君子  
人也非止經師而已

春秋諸國統紀序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  
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旣沒而序詩傳春秋者固  
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割爲是說也說經而迷於

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爲美刺  
作若春秋不爲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矣孰從而正之  
有感有不惑者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  
道焉春秋書寔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  
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  
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  
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  
以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  
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  
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

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邑齊履謙伯恆父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特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爲言也不具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恆父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周易輯說序

易之道其大如天其廣如地其悉備也如天地間之萬物靡所不有世之說易者各隨所見苟不悖於理其爲言也必有可觀無他易廣大悉備無不包羅無不該徧故也金谿曾先生諱子良在宋兩貢于鄉擢進士科仕至縣令晚節隱居講授以通經學古能詩能文爲後進師臨川饒宗魯遊其門每日授易所聞者皆記憶師旣卒乃祖述其意撰著新辭口談之質俚如傳註之純雅名曰周易輯說意或未安不敢輒改盖有漢儒治經守家法之遺意焉先生之年吾父黨也素所敬慕者今因



所輯得窺前輩之所學又嘉宗魯之能守其師說也是以爲之序云

中庸簡明傳序

中庸傳道之書也漢儒雜之於記禮之篇得存於今者幸爾程子表章其書以與論語孟子並然蘊奧難見讀者其可易觀哉程子數數爲學者言所言微妙深切蓋真得其傳於千載之下者非推尋測度於文字間也至其門人呂游楊侯始各有註朱子因之著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唯精也精之又精鄰於巧唯詳也詳之又詳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雖然

此其疵之小也不害其爲大醇廬陵劉君惟思良貴甫以朱子章句講授攷索玩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筆之於紙辭簡義明倣夫子說蒸民詩之法始學最易於通習惠不淺也夫漢儒說稽古累數萬言而鄭康成於中庸二十九字止以十二字註之朱子深有取焉然則良貴父之簡明是亦朱子意也而見之不同者不曲徇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氏伯與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質正今良貴父吾父行也皇慶元年夏其子秘書監典簿復初官滿南歸相遇於東淮出其父書以示澄讀之竟旣知先輩用功

之不苟而良貴父亦已下世疇昔所願質正於伯與父者今又不獲從良貴父而訂定三人之不同各有不同三卒未能以合于一也則又烏乎不悵焉以悲故爲識其左而還其書於典簿氏

春秋集傳釋義序

古之學者醇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氏穀梁氏之徒旣傳其師之說以爲傳而其間有稱子公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臆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氏啖卒而師啖之友趙

氏遂合二師之說爲纂例爲辯疑等書至今啖趙之學得以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臯其學博其才優其質美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集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衆說擇之精語之審粹然無疵經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尙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喜其有醇厚篤實之風乃爲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臯字心遠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哉予是以喜之之



深也

字體正訛序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摹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直弗省弗顧惟欲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

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餘風猶未泯鄱陽吳正道承家世文獻工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究字體之原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不絕如綫而忽值斯人焉如之何而不喜之之深耶

貞觀政要集論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斛三錢外戶不閉

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爲  
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集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  
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  
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  
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  
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  
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  
文文武之德且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  
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  
躋太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

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撫士戈直考訂音釋  
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  
所裨益豈少哉

甲子年表圖序

宋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倣春秋左氏傳編年法而  
不書甲子天下不一統之時不備各國之年故又節約  
正書撰目錄三十卷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標歲  
陽歲陰之號于上載諸僭偽國之年于下徽國文公朱  
先生因之而修綱目直書甲子幹之大書小書以別國  
統離合明如日星矣然卷帙浩繁披閱匪易或有以紀



年甲子列爲圖者極便覽觀而不無缺畧也樂安陳景  
德皓首劬書博考歷代諸國紀年起上古以逮于今萃  
成一卷名甲子年表之圖間附事跡一二筆削俱有意  
義遠者傳疑近者傳信悉無所苟李泰同邑士也喜其  
書偕友王開抄寫點校將鋟木以廣其傳用心之公可  
尙已予是以題其卷端云

而正太元準易圖序

夫元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總元氣元氣  
轉而爲三統在元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爲九州九州  
轉而爲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爲八十一首首有九

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元之贊七百二十九  
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  
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  
而重之爲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  
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  
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過遯否觀剝坤十有二卦以  
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旣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  
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衍而  
伸之爲三百六十爻名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  
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

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爲表裏之用故  
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  
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  
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  
元之易猶地之於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  
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八重  
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宮分度  
數次諸內復會於辰極而元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  
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  
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元之

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  
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  
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春秋綱常序

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取焉以其二  
字足以該一經之義也古今春秋傳註家奚翅百數或  
間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蓋未之見淮西張鑑所述  
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行書字有高低而已觀  
其序例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  
真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于千萬世者哉書乎余故識



其篇端

古今通紀序

易叙伏羲神農黃帝氏書起堯舜及夏商周此帝王傳  
系之見於經者秦而下有史可稽伏羲以前異書所載  
則荒誕不足徵已舊日紀歷代傳系之書皆始伏羲而  
訖宋今清江何君增益其舊纂記靡遺逮至國朝一統  
之盛美哉書乎雖未嘗讀史亦一覽而知古今之大槩  
其子璋孫以刻本示予予甚珎之乃爲題其卷首中間  
亂臣賊子背叛篡弑竊大位改年號或不數年或不踰  
年或不數月或不踰月而誅夷殄絕者當別作一條表

其大逆不可與乘時割據之國同稱僭偽何君各岳生  
在宋受父澤廕將仕郎紹定壬辰進士隆興通守嵩之  
子也晚歲窮居講授不求聞達其文昭晰從順宜於程  
試堪為今日進士之師云

臨川王文公集序 其書藝時氣數至四時一統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縱者昌黎韓氏而已  
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為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  
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  
自漢東都以逮于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  
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

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  
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沮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  
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  
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  
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  
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尙且推  
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  
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  
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  
增補校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

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  
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  
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  
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  
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  
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  
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  
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  
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  
非之真者其唯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通典序

古先聖人竭心思以治其天下必立法度以繼其心思而貽永久紀載尙存者書有禹貢禮有周官是已司馬遷之八書班固之十志倣效禹貢周官者也以後諸史之所紀載大率皆祖遷固然各代不相聯絡國異家殊渙無統屬至唐杜佑乃合周秦以來之法度萃爲一書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類凡二百卷名曰通典使求治之主佐治之臣志在興禮樂修政刑者考證於此而損益之所因所革近如指掌故先哲鉅儒亦有取焉不以其爲記纂之書而少之也况今以時

務策試進士酌古準今尤不可以無所考證則此書寧  
不爲有實用乎惜無善本盱守谷侯治郡之暇將崇文  
物精擇詳校鋟板郡庠命直學吳溥來索序引其措意  
遠矣此書旣成侯及一郡之士無不明習法度他日進  
當要路倘時有勦建而身與其間必能光輔聖君賢相  
制作之盛事則此書之功其有補於國家豈小哉侯名  
嵩輔河南人

綱常明鑑序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  
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

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於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於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於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於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盱江吳琢纂輯經史傳記所載嘉言善行凡有繫於五倫者聚爲一書名曰綱常明鑑人能以

身文正公集 卷之十二 十三  
此爲鑑可以爲人矣予嘉其書之有裨於世教也於是  
爲之題其卷端云

曾子音釋序

夫子旣歿傳其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漢書藝文志有  
曾子十八篇子思二十三篇孟子十一篇孟子書卽今  
孟子七篇及趙岐所黜外書四篇是也子思子書無傳  
焉史記孟子世家謂子思作中庸中庸果在二十三篇  
之內乎曾子書存者十篇而已漢戴德取之入大戴禮  
記戴聖又采十篇之一入小戴禮記祭義篇中宋清江  
劉清之病曾子之粹言有非十篇所該別輯新曾子七



篇篇分內外雜諸子識其卷首予竊玩繹惜其釐析之  
猶未精也意猶以論語大學孟子所有爲內篇而小戴  
記所采大孝一篇則附于內以小戴記曾子問與內則  
諸篇所載爲外篇而大戴記所存立事等九篇則附于  
外就中擇其言之粗者并諸家群書之言共爲雜篇然  
又思之若論語若大學若孟子若小戴記人所常讀曾  
子遺言未嘗不接乎耳目是書雖不輯庸何傷惟古曾  
子十篇文字多缺誤不可不考正豫章周邊參合諸本  
訂其同異明其音訓用志不苟可謂篤好曾氏之書者  
矣邊字立中醇厚愿樸少有餘力工於詩今又歛工詩

之華敦劬書之實其益詎可涯也哉

存古正字序

正書之變三俗書之變二正書者何黃帝時倉頡所造也後世謂之古文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歷數千年而周宣王之時變爲大篆又數百年而秦始皇之時變爲小篆古文字大小篆三體畧有改更實不相遠也故於六書之義無差殊俗書者何秦時所作隸書也當時取便官府吏文而已人之情喜簡捷而厭繁難自此以後公私通行悉用隸書而古初造字之義浸泯後漢許氏叔重爲之慨况距今又千載乎隸變而楷則惟姿媚悅目

是尙豈復知有六書之義哉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  
文亦晦何也五經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  
後世之字字既非古則其訓詁名義何從而通苟欲率  
天下之人而廢俗書復古篆勢固有所不可惟於世俗  
通行之字正其點畫之謬訛偏旁之淆亂則雖今字而  
不失古義昔臨邛魏公華父盖嘗有意乎此而於字未  
能悉正也至元之季於金陵識先達李君仲和父精究  
字學所輯稽古韻深契予心後三十年其孫桓示存古  
正字一編又因稽古韻而約之者也凡華父所未及正  
者仲和父悉正之其有功於字學大矣而予之尊其書

也非特以其與已同好也仲和諱旬金宋淳祐庚戌進士出身官至承直郎淮西節制司屬官華父祖未父五

篆書序

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于宋初蓋千年而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魏文靖公至今爲人所稱陳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文字體整潔其可上睇文靖者夫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公如大父行參政公當宋



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別院省試春秋第一人  
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絕伯英名瑛受朝命爲  
郡教授

隸書存古辯誤韻譜題辭序  
自三倉之篇旣亡僅有許氏說文解字爲文字一家之  
宗而其義不盡得夾際鄭氏畧正一二未悉正也近時  
永嘉戴氏之書出六書之學始大備然俗書行世雖爲  
士者鮮究文字之本原况非士者乎夫古之聖人作書  
契以代結繩所關係豈小哉秦人苟簡之政取官府之  
便易而有隸隸也者隸輩所書爾未嘗以此律士其於

降爲隸而從其書士之不尙志也由漢隸今循襲已久  
隸不容廢而偏旁之訛謬當正就隸之中稍革訛謬而  
不全失頡籀斯之意其可也鄱陽吳正道儒宦名家志  
在正俗書之非嘗輯偏旁辨誤予固嘉之今又增廣其  
書爲辨誤韻譜此書倘行庶幾無不識字之士矣予自  
少有志於斯然術業非專攻心力有不暇見有人能爲  
予所欲爲而不及爲者是以喜之極而爲之題辭焉

經傳考異序

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  
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

訂而是正之一日有先生長者見其一二叱責曰聖經  
如在天之日月千古不易何可改耶汝何物小子而僭  
妄如此予鞠躬謝過曰父師之教敢不承乎第古書自  
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  
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錄者寧無筆畫之舛爲經之害  
大矣不訂正循襲其訛舛強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  
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况一一皆有按據曰  
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曾有論議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  
敢自用已意點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  
其言而遂止然於此每兢兢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

之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與同尙當聚  
談細細商畧以歸于至當之一

陶詩註序

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踈之國事  
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  
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  
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  
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  
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  
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



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  
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元篡逆  
劉裕起自布衣誅元又滅秦滅燕挾鎮主之威晉祚將  
易旣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讎志願  
莫伸其憤悶之情徃徃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  
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子房孔明  
得伸其志願者屈陶二子抑鬱無聊因其情每託之空  
言然楚騷二十五篇解者莫能明其心自朱子作集註  
而原之心始得白于千載之下陶之詩人亦莫能明其  
心惟近世東澗湯氏畧發明一二不能悉解也吾里詹

天麒徧歷廬阜之東西南北則卽柴桑故居訪淵明遺  
跡考其歲月本其事跡以註釋其詩使陶公之心亦粲  
然明著于千載之下蓋其功與朱子之註楚辭等予旣  
悲陶公之志而嘉天麒之能發其隱秘也故爲序其卷  
端嗚呼後世有厚於君臣之義者必有適讀是詩而流  
涕者焉

陶淵明集補註序

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  
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相同其遭時也相同而  
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矜

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  
如其心然亦畧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覩讒臣之喪國  
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末如之何也畧伸志願者  
其事業見於世末如之何者將歿世而莫之知則不得  
不託之空言以泄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  
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註人亦未能洞  
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冲澹而甘無爲者  
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  
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氏所  
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

步文正公集 卷之十二 十一  
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  
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畱存無高皇之可  
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倘使後之觀之  
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  
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  
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晉興寧乙丑歲淵明生越六  
十有三年而卒自昔丁卯至今丙寅九百年

### 古學權輿序

曲禮三千今不可得而見矣小戴記首篇之首所引四  
言先儒以爲古經之遺也句止三字意欲童幼之便於



口誦也歟然禮篇中亦猶有三字爲句者廬陵士劉我  
綴輯之附益戴記篇首之四言視陳淳安卿五字句禮  
詩尤馴雅再取朱子所釋弟子職及一二蒙訓通作一  
編其文易誦其事易行真古學之權輿矣夫

毀曹操廟詩序

夫篡逆之賊雖去之千載見其姓名猶起人惡怒廟而  
祀之何居山南江北道憲司巡歷至夷陸毀除冀牧曹  
操廟甚快人意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朱子嘗有詩  
憤嘆矣而斯議自掌書甲屠駒發之申屠之父御史君  
擊姦疾惡有聲駒又好讀書講聞乎義理故能啓其長

步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爲是舉也諸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宜哉

蒼山曾氏詩評序

宋永江右之能詩者若章貢若廬陵若臨川若盱江若清江皆有人焉所入所造雖殊而各有可取其學識則章貢曾子寔爲諸詩人之冠詩評一篇乃其同鄉之士黎希賢所輯可與朱子畚鞏仰至一書相並而又發其所未發備評諸家詩未有若是其的切周悉者也得此不惟可以見前輩觀書之眼目抑直可以爲後進作詩之階梯子實諱原一居寧都蒼山之下三貢于鄉又以平寇功免文解四試禮部不偶朝臣列薦授官官至承

奉節知南昌縣詩文有集歿六十八年矣希賢名艾明  
寧都東韶人也天質敦厚自少攻詩其志於羽翼詩道  
者乎

### 學則序

周官三德之教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至德者何能知  
能行明誠兩盡德之極至者也敏德者何知有未徧行  
無不篤德之敦敏者也孝德者何百行之中莫先於孝  
庸德之行專務其本者也蓋知行兼該者上也二者不  
可得兼則篤於行而知未逮者抑其次也夫行之而不  
知有矣知之而不行未之有也知之而不行者未嘗真

知也果知之豈有不行者哉故行而未知者雖未爲至德亦可爲敏德若徒知而不行雖知猶不知也是以不得與於三德之目然所行非一端而已苟未能一一純備先務其大而有孝之一德者又其次也朱子以至德當河南程伯子敏德當司馬文正公孝德當節孝徐先生善夫莘野王德新君實事親以孝聞養生致樂送死致哀州里稱之出而在官也處而在鄉也他行悉無玷焉由孝德而達於敏德者也一日見其所述學則二篇爲之驚異何也異其讀書之審析理之精也以昔者所聞力行之寔旣如彼而今者所見致知之寔又如此其



不造於至德之盛乎雖然夫子聖人也汲汲然好學之  
功無終窮也君實之所得異矣不以其所已得自足進  
進而未止所得詎可限量也哉

四書名考序

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  
學或有所未詳清江周良佐博考備述俾人名事實坦  
然明白間又發揮其辭語通暢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  
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寘書案間豈特可爲初學之益  
而已哉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二終

草獻吳文五公榮亦文十二條

而日辨為敘德若徒知循不知也

然則白開又疑其籍籍其書案間豈非

若近亦冠未精其風夏并軒未謝

宋于文戰四書遠野離矣然視限用

政其國書谷未泉而在官也處而在鄉

美而未至視辭賦區則量也造日見其

世無絲籟也若實文視其異矣不以其

不或然至辭文益平端然夫于嗟人亦

或然至辭文益平端然夫于嗟人亦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三

序

吳特進詩序

物之有聲而成文者樂也人之有聲而成文者詩也詩樂聲也而本乎氣天地之氣太和而聲寓於器是爲極盛之樂人之氣太和而聲發乎情是爲極盛之詩自古及今惟文武成康之世有二南雅頌之聲焉漢魏以後詩人多矣而成周之太和不再見其間縱或小康而詩人大率不遇身之輻軻窮愁則辭之淒涼哀怨宜也由而得聞治世之音乎元教吳特進當四海一統之時

際重熙累洽之治出入禁闥晨夕清光歷仕六朝眷渥  
如一世亨嘉之會如此一身希曠之遇又如此醺醢  
唐虞三代之春醴郁蓬瀛三島之馥太和之氣貫徹於  
身表裏冲融其發於聲而爲詩也韻度何如哉舊有飄  
藁不啻千篇泰定二年被旨代祠江南三神山四年還  
京天機天籟觸處吟詠詩凡二百餘首日代祠藁其徒  
李盤中提點將餒諸梓而其從子吳養浩待制請序卷  
端其詩如風霜振蕩如雲霞絢爛如精金良玉如長江  
大河蓋其少也嘗從碩師博綜群籍蚤已闖闖唐宋二  
三大詩人之門戶况又遭逢聖時涵泳變化其氣益昌



太和磅礴可使畏壘之民大穰可使藐姑射之物不疵  
聲詩特餘事耳偶然遊戲字字鳴國家之盛諧於英莖  
咸韶之樂固非寒陋困悴拂鬱憤悶者之所可同也幸  
哉此生之在此時也盛哉此時之有此詩也

周栖筠詩集序

世有學術貫千載文章妙一世而詩語或不似者唐宋  
六七百年間有學有文而又能詩不過四五人而已茲  
事豈易言哉善詩者譬如釀花之蜂必查滓盡化芳潤  
融液而後貯於脾者皆成密又如食葉之蚕必內養既  
熟通身明瑩而後吐於口者皆成絲非可強而爲非可

襲而取栖筠自少壯客遊以詩好每出一語何其似也  
正而不陳腐竒而不生硬淡而不枯稿工而不靡麗觀  
其所作期其所到殆將梯黃杜而窺陶曹猶慊然不自  
足蓋其才高其思清不待苦心勞力天然而成雖得之  
之易而能知其難非直有悟於中不如是晚年學進乎  
古則其詩之愈超也固宜

李侍讀詩序

韓子之論文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夫詩  
與文之有資於氣也尙矣翰林侍讀學士李仲淵心易  
直而氣勁健其爲詩也肖其人古體五言如生在魏晉

畧不法齊梁以下光景七言雜言翩翩游乎鍾山丞相  
雪堂學士之間而無留難約之而爲近體也亦然蓋其  
平日淹貫古今諸名家詩芳潤熏漬乎肝脾英華含咀  
乎頤輔藏蓄既富而氣之盛又足以驅後左右之俾效  
供給而各職其職非若孱懦之帥擁兵百萬而拙於調  
用故出乎喉吻溢乎毫端與名家詩人之態度聲嚮無  
一不似彼肆口肆筆漫成音韻而曰詩者何能窺見其  
彷彿哉所謂言與聲之皆宜者由乎氣之盛詎不信矣  
夫予於仲淵之詩所以三復諷詠而不敢易視也爲識  
其左而歸其編

劉尙友文集序

西漢之文幾三代品其高下賈太傅司馬太史第一漢  
文歷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興唐文歷五代復敝而宋  
之五子出文人稱歐蘇蓋舉先後二人言爾歐而下蘇  
而上老蘇曾王未易偏有所取舍如是道統之傳稱孔  
孟而顏曾子思固在其中豈三子不足以紹孔而劣於  
孟哉叙古文之統其必曰唐韓柳二子宋歐陽蘇曾王  
蘇五子也宋遷江南百五十年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  
可追配五子者誰歟國初廬陵劉曾孟氏突起一  
時氣燄震耀遠邇鄉人尊之比於歐陽其子尙友式克



嗣響夫一家二文人由漢迄今僅見眉山二蘇而尙友  
之嗣曾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嗚呼盛哉然歐寔宗韓  
明允乃以爲非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劉與歐同鄉  
而不專宗歐予亦以爲非歐陽子之文而劉子之文也  
明允雄渾竒峭永叔擬以荀卿直躋之周秦閻子瞻長  
江大河一瀉千里評者曰子瞻之文非明允之文也若  
曾孟之諛詭變化而尙友浩瀚演迤評者亦曰尙友之  
文非曾孟之文則爲知言也已嗚呼百世之下有深於  
文者其亦然予斯論否乎尙友之門人曾聞禮編輯其  
文自附於韓門李漢予與尙友善素喜其文辭又嘉劉

門之有南紀也是以序其卷首云

孫履常文集序

予家崇仁之極境距郡城二百里餘故於郡之名流聚會不數數孫君履常有學有行撫士之巨擘予心所敬畏者也輒十年僅一見平居聽人傳誦其詩喜之如聞韶音而猶以鮮獲觀其文爲欠至順壬申予至郡舊學者王遠抄錄履常之文二編約百五十篇予取而觀之明潔整嚴紆徐曲折本原混混而愈有議論滾滾而不匱蓋根茂實遂膏沃光燁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夫文章固儒之末技然其高下興衰關係天下之

氣運亦豈可易視哉予雖不能而自幼好讀先漢盛唐  
盛宋諸文人之辭因履常所作而幸韓歐之緒可不墜  
是以書于其編

遺安集序

唐宋二代之文可與六經並傳者韓文公自幼專攻古  
學既長人勸之舉進士始以策論詩賦試有司歐陽文  
忠公王丞相會舍人蘇學士皆由時文轉爲古文者也  
柳刺史初年不脫時體謫官以後文乃大進老蘇亦於  
中年棄其少作而趨古前進士宜黃鄒次陳悅道甫精  
於時文少年魁鄉貢成科名成而不及仕隱居講授

日從事於文若古近詩若長短句若駢驪語固時文之  
支緒其工也宜餘力間作古文浸浸逼古之人蓋其才  
氣優裕義理明習故文有根柢非徒長於辭而已子成  
大輯其藁凡十八卷諸體畢具森然如武庫兵予爲序  
其首俾有志於文者觀焉

盛子淵擷藁序

予每過楊論文必之盛氏教授君以耆年碩望老于家  
而子淵得家學擅名東淮舍是殆無可與論斯事者矣  
夫文小技也予幼亦好之好讀誦好評議用力多而見  
功寡或發於聲不過能爲今人語以達于意而已求一



言之幾乎古不能也。比年涿郡盧學士處道所作古詩類皆魏晉清言，古文出入盤詰，中字字土盆瓦釜而倏有三代虎螭瑚璉之器，見者能不爲之改視乎？今覽子淵擷藁一二，何其形制之似也。蓋與盧從游也。數家學之外，薰漸固有自云。子淵不自是而就正於予，顧予藜羹糲食，野人所共笑，豈有物外竒玩如金膏水碧者哉？度不足以愜所期，聊書此以開異時細論之端。

金谿劉大博文集序

宋大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爲正人胸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

嶽崎蓋其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  
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  
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  
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  
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譜行狀等錢之於木故  
爲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之所惋惜焉爾

詩珠照乘序

古之詩或出於幽閨婦女山野小人一爲采詩之官所  
采以之陳于天子隸于樂官至今與雅頌合編人尊之  
以爲經采者豈爲無功於詩哉後世不復有是官則民

間有詩誰其采之廬陵郭友仁窮閭之士也以采詩自  
名而行四方詩有可取必采以去鋟之木而傳之人俾  
作詩者之姓名炳炳輝輝耀於一時譬之珠然所生處  
澤媚而厓不枯固異於凡物不有人焉采之以獻則潛  
于深淵世無知者又烏得覩其照乘之光乎詩之不可  
以不遇夫采者盖如此雖然唐之翰林工部當時有采  
其詩者否今五百餘歲而光燄萬丈愈久愈明又不止  
如珠之照乘而已詩若二子雖不采庸何傷

古今吏事初基詩註序

吏事初基詩註一部四卷橫浦何君之所撰述也綴五

言爲詩以提大綱輯諸說爲註以備衆目凡聖賢訓戒  
古今禮法公私應接大小事務靡不該載經史子集律  
令條例舊聞新見嘉言善行靡不援引上自帝王次而  
公卿次而府史下逮庶士皆有裨益皆可遵行也其爲  
詩也標一句五字於上如書篇之有名詩章之有題淺  
近明白雖若質俚而不可忽且易也其爲註也累數十  
百言於下如經解之有疏史書之有志諄複詳悉雖若  
繁雜而不可厭且憚也然非徒撰述之者爲難而觀覽  
之者亦難故予讀之數日而後能竟於是而嘆其學之  
博瞻識之周徧也其所援引其所該載雖儒流或未研



窮豈但可爲吏師而已何君幼習儒壯而試吏入官初  
遇之於豫章已聞其翊贊風憲之美再會之于京師又  
見其耽玩經史之勤稽其撰述而昔之所見所聞尤信  
邇嘗謂周興嗣以王右軍所書一千字次而韻之非有  
意著書立教也而其間知過必改靡恃已長心動神疲  
逐物意移等語雖聖賢遺論奚以尙茲何君此編特爲  
吏事設耳而有曰道合生諸妙神凝湛一泓則浸浸乎  
窺闖聖賢之域吏事云乎哉予旣爲之作序復摘出此  
語以旌君所學所識云

周天與詩序

梅南周天與詩二十篇青山趙儀可所選精矣而猶曰  
待刪以請於予予謂詩可選不可刪也何也自商頌逮  
周文武訖陳靈皆夫子所刪自楚騷逮漢魏晉訖齊梁  
皆蕭統所選刪非聖人不能選則才士可爲也韓子曰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邵子亦云刪後更無詩刪詩  
豈易言哉選之可也然靈均九章選僅存一淵明諸詩  
選止留四詎可執以爲定乎然則刪固不可能選亦未  
易能也周君才氣情思如雷雨交作紅紫競妍森不可  
遏其二十篇泰山一毫芒耳雲興泉湧日富日新予雖  
老拙尙當嗣儀可爲君選之

胡印之詩序

近年以來學詩者浸多徃徃亦有清新竒麗之作然細  
味深玩不過倣像他人之形影聲響以相矜耀雖不可  
以其人而廢其言亦不可以其言而取其人也吉胡氏  
宏印所作則不然達意而不巧飾於言纂古而不希合  
於今卷端自序其志欲進於道庶幾乎可與言詩矣夫  
道也者天所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  
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竢非止能言而已斯志也余嘉  
之故期以遠者大者而還其藁請姑置是而求其所謂  
道

何敏則詩序

天時物態世事人情千變萬化無一或同感觸成詩所謂自然之籟無其時無其態無其事無其情而想像模擬安排造作雖似猶非况未必似乎逸代泰政簡齋陳公比之陶常更新更巧今觀臨江何敏則句意到處清俊絕倫盖亦參透此機彼鈍根下品孰敢仰視黠者評者一一摘抉示人矣他日不新而新不巧而巧黠者莫能著一筆評者莫可措一辭是又詩之最上乘

董雲龍詩序

幼深弟出驪海獨吟一篇示余余讀之喜曰此何人也



何其詩之似簡齋也讀之竟其於簡齋有未似者有迹  
似者有酷似者于以見其進進之未已誅文一篇爲其  
師而作殆與后山妾薄命之詩同其悲夫溫柔敦厚爲  
有得於詩教所從受學之師生而尊慕焉死而哀慕焉  
可謂不忘本矣敦厚人也其詩之進進而未已也宜哉  
吟者爲誰董氏雲龍其名

賦而空山漫藁序

予壯歲遁身巴山之陰屏人讀書一日有空山雷講師  
自郡城至求大木以營構聚處談老子甚相契後屢會  
每見師與人論詩群雌孤雄聽者披靡盖才高學廣氣

盛辭贍橫說豎說無施不可孰敢迎其鋒所謂長袖善舞者歟師沒將三十年其徒孫周惟和携所鈔詩集過予予讀之精深工緻豪健竒傑大槩從杜韓中來早師趙而與趙不同晚友曾而與曾亦異與耳俱出於趙而各擅一體者也師嘗註道德經及南華內篇三詩其一伎爾少業進士應舉不偶乃寄跡老氏法儒中之巨擘非道家者流也師名思齊字齊賢甫空山其號云

管季璋詩序

穎之寧都宋末多有以詩名蒼山曾子實其巨擘也蕭管二姓之爲詩者皆宗之予年八十四矣始得見管如

圭季璋之詩讀之驚異曰此地乃有此詩人乎蓋不尙  
辭之工辭之奇而篇篇有意感今懷古令人興嘆興悲  
而莫能已由其讀書有眼目故其形于言發於聲達于  
事變止乎禮義非無源之潢潦所可同也予懼夫世俗  
之觀求備於其辭而不識其爲至寶是以爲題其卷端

### 李元吉詩序

廬陵郭以是博記覽工詞章予嘗許其可與議杜韓以  
書介里中士李業來見有詩一帙而郭爲之序昔昌黎  
韓子勉李翊曰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今郭之所以勉業視韓之所以勉

翊若合符契業字元吉詩澹婉可愛與郭居相近志相  
得游處親密漸漬長益月異而歲不同他日再至詩與  
學俱進予將嘆美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孫靜可詩序

孫靜可詩甚似唐人或者猶欲其似漢魏夫近體詩自  
唐始學之而似唐至矣若古體詩則建安黃初之五言  
四愁燕歌之七言誠爲高品然制禮作樂因時所宜文  
章亦然品之高其機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杜子美唐  
人也非不知漢魏之爲古一變其體自成一家至今爲  
詩人之宗豈必似漢似魏哉然則古詩似漢魏可也必



欲似漢魏則泥此可爲圓機之士道執一廢一者未足  
與議也予方喜靜可之似唐詎可勸其舍故行而習新  
步歟

胡助詩序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馥  
幽媚娟娟淨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斁  
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  
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於斯者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

金陵集序

卿相王文公辭位退居留金陵其詩傳播至于今與大江秦淮鍾阜古城同其流峙吳梓南杰自吾鄉來游於斯有詩一編曰金陵集追躡前塵非苟作者將俾臨川詩人之景響炳耀鑑鑄往往爲佳麗地而留與充之充之又一半山可也宗人澄書

### 谷山樵歌序

唐初創近體詩字必屬對偶聲必諧平仄由是詩分二體謂蕭選所載漢魏以來詩爲古體而近體一名律詩善古體者詆之曰古體之律尤精也近體惡得專律之名哉予解之曰彼所謂律非謂詩法也特以其有對偶

平仄之拘而謂之律爾若以詩法爲律則二體詩各有律近體誠不得專其名也方與客論此未竟適盱士吳君定携其谷口樵歌至予讀之驚喜蓋於近體詩尤長雜之李唐諸家傑作中幾莫可辨竊以比之許郢州而穠麗工緻猶或過之但其處僻出稀相知未衆惟吳成一季一見而竒之爲鋟木以傳者凡百餘篇可謂有目能識寶矣予亦有取焉二人非黨同姓而偏稱獎也尙瀟散貴豪健者不與同調乃其所習之殊而然世間至寶人人共珍予所取者公一世其所殊者私一已而已有寶在斯韞匱以待四海之內寧不再有如成季與予者

子君定名閨孫南城人也

劉復翁詩序

古之詩皆有爲而作訓戒存焉非徒修飾其辭鏗鏘其聲而已是以可興可觀可群可怨漢魏猶頗近古齊梁以後靡矣流連光景模寫物象敝精竭神而情性之所發意義之所託蔑如也唐宋詩人如山如海其追躡風騷者固已卓然名家然有之靡益無之靡損者亦總總而是吉士多俊流或呈露於詩大率能竒能工有如劉君復翁者乎百不一二也蓋篇篇寓訓戒而不苟焉假於聲辭今見其詩而恨見之之晚也復翁軀幹雄偉志



氣豪邁才可爲世用而年且耆艾肥遁若將終身由是  
推之世之人才其沉晦于下而不獲顯庸者豈少哉噫

豐城洪先生文集序

豐城洪先生淵宋鄉貢進士皇元以儒學教授致仕給  
半俸養之士之蒙恩鮮或有是自號泳齋翁生端平甲  
午年八十一而卒既卒之十三年其孫寄示所刻環中  
集十卷翁天資敏邁少工進士業雖時異科廢猶喜談  
而不厭接人坦易和厚盎然如春晚晚邵子易學揭先  
天方圓圖于屋壁扁曰環中得此洗心滌慮固宜高出  
物表視彼終身沒溺於利欲之海者奚翅相去萬萬哉

集中論井田論封國皆千載未明之疑而援引該博議  
論瞻蔚如江漢波瀾滾滾不竭民數氣運二篇玩之再  
三而不忍釋焉疇昔聚會之時徃徃造次未嘗共評此  
等與義今也撫卷太息而翁不可復作已士之勤苦每  
患無以傳後不獲與翁並世而觀於其文則翁所學所  
識大槩亦可知也

黃養浩詩序

世所選諸家詩每令人手披口誦不忍釋及閱其全集  
則又不然雖李杜大家亦不篇篇可人意于以見詩之  
不易爲也獨近代簡齋陳參政集無可揀擇蓋自選之

而凡不可者不復存也樂安黃養浩有詩一帙不滿五十題亦必自選而不以多爲貴也意態聲響宛然叅政公之彷彿作詩如是可謂不苟作者矣披誦至三四因書卷首以志吾之喜而歸其編

東湖集藁序

予在京師時嘗對東平申屠駟言豫章老詩人李庭桂最上近體及至申屠氏掾江西省始與李相聚一二年間倡和成集于喁之前後冷飄之小大此兩間竒絕之聲孟韓聯句蘇黃賡韻迨今令人嗜之如膾炙何也兩相值而互相發則詩亦神世謂敵手棋好觀是已子迪

駟字也庭桂之字予偶忘之人稱栖碧山人云予廸寄云東湖集藁因爲題其卷端

吳伯恭詩序

吾猶及見里中甘許謝三長者言詩而吾家周栖筠亦以詩自好每聞謝周稱吳肅伯恭之才今春留邑始獲見其詩蓋氣剛質毅不爲貧賤所移使易地而處夫豈淫於富貴屈於威武者哉如是而爲詩宜非凡流所可到而伯恭方且研經務學以培其本他日本亦深理亦明則其心聲所發理爲之主氣爲之輔雖古之大詩人何以尙茲雖然學以充其才理以長其氣必有事焉當



不但能詩而已吾其止以詩人期伯恭乎抑猶有在於  
詩之外者也

丁叔才詩序

唐宋以來之爲詩出沒變化以爲新雕鏤繪畫以爲工  
牛鬼蛇神以爲竒而周南樛木等篇何新之有何工之  
有何竒之有臨川丁叔才教授生徒以其餘力爲詩章  
辭達而已不惟新惟工惟竒之尙大篇春容短章參錯  
如和陶諸詩皆清淡有悠然之興可嘉已雖然詩言志  
寧高無卑寧純無雜寧正無邪君之詩進進乎周南矣  
唐宋以來之詩奴僕也

張君材詩序

作詩自成一家人固難酷似前人亦難或有似者矣似其一不似其二才氣各有偏也能諸體畢似者鮮哉廬陵張樸君材古體五言似蘇州七言雜言似昌谷近體五七言八句四句無一不似唐人樂府高處幾逼無往或泊然冲澹似霞外超逸之仙或嫵然輒媚似花間戀嫖之客不專一長無施不宜可謂全能也已非躡襲非模擬其似也天然益豐其本而自成一家其不爲一代大詩人乎君材通古通今多學多藝吾觀其人當以才顯不當以詩窮也果如余所期將無暇於工詩

璜溪遺藁序

璜溪張端輔先生年先於予十有五宋咸淳庚午同預進士貢歷運旣革鄉里諸大家延致禮之爲賓師未及六十而終生平博覽多記胸次浩瀚隨取隨有用之不竭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詩詞駢儷等作甚富身後無人收拾散逸靡遺王德泰卽其舊遊處搜求抄錄得詩詞凡若干篇此先生負才不獲小試享年不及下壽文章又將無傳噫可傷已今雖僅能存其十百之一二猶爲可幸也

陳景和詩序

夫詩以道情性之真自然而然之爲貴秋塘陳居士吾里之德人平生非用力於詩者其季子以禮傳其晚筆一二所謂有德必有言也以禮勿從予學亦未嘗教之作詩隨所感觸而寫其情皆冲淡有味陳氏自昔多大詩人伯玉甫唐家第一卓然爲李杜所師宋履常去非傑出於半山坡谷之後極深極巧妙絕一世不可及矣揆之自然不無少慊焉今以禮不事雕琢而不庸腐庶其近於自然乎黍離之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情之至也亦詩之至也予之評以禮盍以是觀之景和以禮之字也



王友山詩序

曾子西南始於荆國今李于宋

宋三百年文章歐曾二蘇各名一世而荆國王文公爲之最何也才識學行俱優也弟平甫子元澤亦卓爾不群英哲萃於一門出於一時噫難乎其繼矣文公季弟純甫之遠孫雲起字霖仲胸懷坦坦如青天白日無掩蔽無晻暖言論挺挺如迅雷烈風無阿倚無留藏其徵於文也亦然韓子云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霖仲蓋是也平甫元澤之後而復見斯人乎王氏其世有人矣哉彼深險也而辭易直鄙狹也而辭宏敞輒媚也而辭勁峭穢濁也而辭清整若是而爲文者表裏不相肖予

不知其可也

行素翁詩序

予觀湖南行素翁之詩如鷲鳥之迅擊如駿馬之疾馳如丸之流而下峻阪如潮之退而赴歸墟畧無留礙阻遏者凡其目之所經足之所到都邑雄麗道途險艱遐方異俗前代遺跡一一備載於詩蓋雖欽崎歷落奔走勞瘁境變而才不匱年老而氣彌壯抑所謂詩豪也與噫翁之詩今人詩也而有往昔李蘇二豪之才氣此今人所無而翁有之是以其詩能然予不識翁在京識翁之子翁王氏名約嘗仕西南徼外倅潤州今老于家云

曠若谷詩文序

廬陵曠若谷抱才負氣自少不肯齷齪浮沉於鄉里值  
天下一統時足跡之東西南北靡所定也其才氣鬱發  
吐爲辭章超然有乘風凌雲之趣視甲甲瑣瑣者奚翅  
擧崇隄而俯深壑人皆驚異其能往往歸功於其游以  
爲得山川之助雖其自叙蓋亦云然然斯論也自子長  
遊一篇贈盖邦式者始後人徒玩其華而未暇究其實  
也子長世司典籍其雄才間氣天寔與之使其不遊江  
淮不上會稽不窺九疑不浮沅湘不涉汶泗不經齊魯  
梁楚則遂無史記乎况子長二十而游史記之作乃在

中年以後距其少游之歲月亦已遠矣豈其游之所得  
至久而忽然鬱發於一旦也哉然則爲斯論者近於誣  
而或然之者幾於愚矣若谷之才之氣固其天之所與  
者厚其詩其文雖不借助於山川自足以度越常流必  
如昔人所云見陰風怒濤而後能奔放浩蕩見朝雲暮  
煙而後能妍媚蔚紆吾不信也旣獲觀其詩文之偉而  
又歎世人惑於一部史記在天下名山大川之說因以  
志其卷端

吳非吾葦間拏音詩集題辭

昔有一道士示予風月吟予甚好其詩問曰子將爲詩



人乎抑爲道士乎彼未有以荅再問曰爲道士固有詩  
矣爲詩人亦有道乎亦未荅又問曰詩人而詩者人也  
道士而詩者天也子之詩人乎天乎竟未荅予乃不復  
問今見三吾山道士葦間拏音詩尤超逸詩家者流頗  
恠其攙行奪市而予之好之也視昔所見又有加焉欲  
以問昔之道士者爲問而不可得因大瀛海道士往俾  
以予言問之其必有以語我願聞願聞

閣漕山陵雲內集序

有跋

甘叔懷心契百世之師楊休文身際萬乘之君此閣漕  
之人物閣漕之文章所以卓絕殊尤而他山莫與齊也

山雲彭氏輯山中高人詩以繼甘楊之後名曰陵雲內  
集其淵然之光油然之潤足以輝映此山矣雖然此山  
之重以葛仙而重也仙距今駸駸一千年隱處自修於  
其間者何啻數十百人而未聞再有一葛何也豈其瑞  
世者多而遺世者寡歟吾將問諸山靈

漕舊作皂黑色也古無此字按字書艸下從早讀知  
造化之造釋爲斗櫟實以其可染黑故俗稱黑色爲  
草此字旣借爲草木之草恐其相亂遂其早上之草  
而加人則不成字矣後又借爲皂櫪之皂漢書音義  
云食牛馬器以木作槽然則皂櫪字正當木旁從槽

而借用此同聲字也又借爲皂隸之皂則因養馬之  
器而以此稱養馬之人也早字曰下從甲隸書省甲  
爲十後又屈十之尾而爲七則愈不成字矣韻書言  
以水通輸曰漕俚俗亦以水流之自高趨下者曰水  
漕漕者水通流之名也豐城之鄉有地名爲同漕而  
此山名爲閣漕皆是兩山之間中通一水謂兩山之  
水合同爲一而通流也故曰同漕閣漕者并合之合  
借用閨閣之閣爾漕字去聲皂字則上聲之讀如去  
聲者少時嘗借豐城孫素少初樂安周栖梧朝陽自  
皮氏之家至閣漕山各賦一詩予詩不能記但記第

三第四句云水交流處地橫分山四圍中天一握蓋  
言山之所以得名與山之形勢也今書漕字人必以  
爲擅改山名不容不著其說通古通今之士幸詳究  
予言而訂其是否

醫方大成序

以一藥治一病者本草也以數藥治一證者醫方也醫  
方祖於本草而其合數藥以爲一方也審其五氣酌其  
五味定其君臣佐使如樂師調律如軍師布陣至對處  
置一一得宜非心通乎大化智周乎小物不能也是蓋  
出於上古聖神之所爲而後世名醫以漸增益焉者也



然上古之方如所謂伊尹湯液論不復可見今之所存  
惟傷寒論之方最古而千金次之後賢增益以至乎今  
多矣公家之聖惠則太繁私家之易簡則太畧上方觀  
道士陳子靖賦質清粹務學精勤用力於醫尤專類古  
今諸家之方而去取之名曰醫方大成所取率皆嘗試  
有效者備而不繁要而不畧實醫方之至善其可以參  
贊上古聖神後世名醫宏濟生民之功行者夫

寒一古今通變仁壽方序

世之醫方不一唯有所傳授得之嘗試者多驗予最喜  
嚴氏濟生方之藥不泛不繁用之輒有功蓋嚴師於劉

其方乃平日所嘗試而驗者也淮南張道中學脉法於朱鍊師永明朱之師劉君名開劉之師崔君名嘉彥傷寒一科專學於李祖李氏意集諸家所用藥分門類證名之曰古今通變仁壽方觀其中風傷寒二部藥皆精當視濟生方加詳焉是亦有所傳授得之嘗試豈苟然也哉其所學於崔劉者深探本原別有編纂又不止藥方而已

醫說序

盱江名醫黎民壽嘗著論輯方至今盛行於世醫學教授嚴壽逸亦盱江人用藥去疾隨試輒效何盱江獨多

工巧之醫與觀所述原脉原證原病原治四篇亦可見其伎之大槩矣周官疾醫之職有云參之以九藏之動盖言察脉之巧也又云兩之以九竅之變盖言辨證之工也邪氣有所侵犯之謂病正氣有所虧偏之謂病外攘以克其邪之謂治內修以復其正之謂治精於察脉精於辨証以究其病而或短於治者有焉脉證病俱善而又善於治此醫豈易遇也哉壽逸字仁安予試其所治知其於醫也非但既其文而已盱江之醫有嚴氏黎氏惡得專美於前乎

瑞竹堂經驗方序

人有恒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可療斯  
言何謂也謂病之有方不難而方之有驗爲難也盱江  
郡侯歷仕風憲民社愛人一念隨寓而見有仁心有仁  
聞人之被其惠澤者奚翅百千萬而蒞官餘暇猶注意  
於醫藥方書之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審藥之所宜用  
或王公貴人之家或隱逸高人之手所授異方率和劑  
焉因易簡等書之所未載遇有得必謹藏之遇有疾必  
謹試之屢試屢驗積久彌富守盱之日進一二醫流相  
與訂正題曰瑞竹堂經驗方爰鋟諸木以博其施一皆  
愛人之仁所寓也旣仁之以善政復仁之以善藥孰有



能如侯之仁者哉噫世之醫方甚繁用之輒效者蓋鮮  
今之所輯悉已經驗則非其他地方書所可同也侯名薩  
德彌實瑞竹堂者往時侯插竹爲樊竹再生根遂生枝  
葉人以爲瑞而侯以扁其堂云

地理類要序

昔之學佛者北宗神秀博綜群書南宗慧能不識一字  
非但佛法然也堊術亦然少時嘗觀書市所賣地理全  
書書盈一車靡有不備兵火後其書不全矣吾里饒敬  
德家蓄地理書甚富類其要凡三帙予向所覩咸具焉  
加以近年新術舊所未有者亦載其中約而足以該其

博美矣哉雖諸術異同不貫于一亦在乎擇而用之者  
何如爾尙記予壯歲遇一贛葬師而與之論彼應曰子  
博文之通儒吾不識字之愚夫若問吾術無一字可傳  
無一語可說予不能荅信夫術家之有神秀又有慧能  
也二術未知其孰優有能於斯二者而權衡之乎

### 葬書注序

新喻劉則章前賢之後其上世公是公非二先生博極  
群書靡所不究今其苗裔兼通方伎術數可謂不忝其  
先矣世所傳葬書被庸謬之流僞增猥陋之說以亂其  
真予嘗爲之刪定擇至精至純者爲內篇其精粗純駁

相半者爲外篇其粗駁當去而姑存之者爲雜篇縱或  
觀者鮮或能知予用意之密則章獨能承用將爲註以  
傳予謂之曰予所刪定去其繁蕪子又增其繁蕪可乎  
註不必有也章笑曰諾乃書以遺焉

宋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三 二五

吾郡治春秋者自前進士李宗叔先生歿惟唐仲清先  
生爲專經雖宋亡科廢猶有及門從學之人貢舉旣行  
其徒浸盛先生賦質剛直不阿徇不苟且於衆寡所諧  
蓋古之所謂狷也抑亦近伯夷之清乎得年八十九生  
旣不遇死又無後可哀已乎壻嚴士清輯其遺文并其

所著講義經義將鋟木以傳其偶像等說十數篇破異  
教誑惑愚俗之妄詆時俗迷昧禮教之失辭確義正足  
以扶樹教道予嘉其識之達閱其命之窮而爲之叙云  
浚先生名也

宋從政郎建寧府節度推官南豐鄧元實咸淳戊辰進  
士元至元戊寅秋卒仕未十年年止四十七平生遺文  
僅僅存此皆一時隨俗應用之作非有意傳後者然葩  
華光彩至今焜耀人目亦其才思之超邁而然子旣昭  
旣以鋟諸木孫允文又以授諸人蓋欲永其傳廣其傳



也豈非孝子慈孫之心者哉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三終